

#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研究

武柏珍, 沈荃柳

(东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 由于引进西方翻译理论, 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跨学科研究的分量加重。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 所以多学科研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目前隐喻理论被尝试用于翻译领域, 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 并形成了新的隐喻翻译研究范式。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 它更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隐喻的本质不是一种语义现象, 而是一种语用现象, 因而需从语用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隐喻的有关问题。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隐喻词语, 译者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 而应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关键词:** 隐喻; 翻译; 语用功能;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5-0081-05

## 一、隐喻翻译研究概述

近二十多年来, 由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 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具体表现在与其他学科跨类交叉研究方面。由于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 所以多学科研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这一特点, 隐喻与翻译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隐喻的研究成果正逐渐被翻译研究者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去, 这样既可以丰富翻译理论, 又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

孙梅琳以隐喻的认知性为出发点, 探讨了认知性隐喻在科技文体中的重要作用, 并指出科学文献离不开隐喻<sup>[1]</sup>。事实上, 许多科学定义也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示的。孙梅琳将认知性隐喻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英语科技文章翻译中, 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徐莉娜围绕“张力”与语境、系统与生成、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问题, 探讨了隐喻语翻译的几个问题。徐莉娜认为, 隐喻语的翻译不能根据喻义的凝固程度、形象和结构方式的对应程度给出一个一成不变的翻译模式, 而只能从语用角度出发, 综合考虑隐喻语的诸特征及“张力”、形象、语符组合方式等因素, 对其进

行动态技术处理,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语用价值<sup>[2]</sup>。处理好隐喻语的翻译, 无论对文学作品, 还是科技作品都至关重要。在整合翻译与隐喻研究方面, 王斌的成就有目共睹。王斌先后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探讨隐喻的整合翻译问题。前者从意义与翻译这两个概念入手, 探讨隐喻与对等、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以及隐喻与交织之间的关系, 回顾了等值和不可译论的哲学、宗教以及语言学的根源, 指出传统翻译隐喻观的局限性, 并从认知结构的角度将翻译纳入概念整合网络, 使之具有动态操作性, 以期能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sup>[3]</sup>。后者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 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的语(域)的整合分析, 再现翻译中意义转换的心理运作过程, 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 同时指出若将交织作为独立认知运作, 则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 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sup>[4]</sup>。李向勤和朱和平从认知角度, 解读了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现象<sup>[5]</sup>。陈道明阐述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和借鉴作用<sup>[6]</sup>。陈道明将隐喻理论的研究成果用于翻译理论的研究中, 令人耳目一新。李庆明以科技英语文体为基础, 通过对隐喻性动词形象及功能的分析和研究, 揭示出隐喻性动词具有说

收稿日期: 2010-09-15

作者简介: 武柏珍(1972-), 女, 黑龙江庆安人, 副教授, 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 沈荃柳(1970-), 男, 黑龙江庆安人, 副教授, 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明、描述、表明态度、宣泄感情、激发强烈的视角形象和变静态为动态等功能,同时提出了隐喻性动词的三种翻译方法:采用直译法,保留形象;采用意译法,舍弃形象;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保留部分形象<sup>[7]</sup>。这些方法的提出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文体,拓宽其研究范围。刘宓庆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第三章“翻译的实质和任务”中,论述了隐喻意义作为有表现力的意义表现手段之一,为人的思维提供了一个有形、有声、有色的“映像”。在语际转换过程中要把握这种手段,将其“映像”下的意义转换过来。同时,刘宓庆指出,有些隐喻性形象词在汉语中有对应体,有一些找不到对应体,这就为意义转换提出了可译性问题<sup>[8]</sup>。刘宓庆在自己的另一本专著《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第三章和第四章列举了图里(Toury)的六种可行的隐喻翻译法,并强调语言中所有的隐喻意义都是经过所指观念化的折射摄取过程生成出意义来的。所指观念化过程赋予了语言中的意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对翻译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sup>[9]</sup>。刘宓庆教授站在翻译理论的高度,对隐喻意义及其翻译方法的详细论述,使我们深受启发。沈景炬阐述了“通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的形式,分析了“通道隐喻”与翻译有着紧密联系,并且依据构词认为“翻译就是隐喻”<sup>[10]</sup>,这种观点发人深省。

综上所述,翻译研究者已经认识到隐喻理论在翻译领域的价值,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研究较零散、不够系统,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隐喻与翻译问题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使隐喻与翻译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尽可能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总之,隐喻与翻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 二、隐喻的语用功能

词是语言的最小单位,同时也是隐喻出现的最小单位。隐喻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词语方面。隐喻是语言词汇体系丰富和演变的一种重要手段<sup>[11]</sup>。那么,如何

确定一个词是隐喻性转义呢?理查兹认为,“要决定某词是否用做了隐喻,可以通过确定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出本体和喻体,我们就可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它的原义,如果我们能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sup>[12]</sup>英国学者克利斯丁·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说:“隐喻不仅仅是在差异中把握相似性,它同时也是词语之间的相互转换”,因为“隐喻表达在词语中,一个隐喻性的词将与其他在句法和词法上与它构成关系的词发生相互作用”<sup>[13]</sup>。可见,一个词的意义只有在句子当中方能确定,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判断出词汇发生的隐喻性转义,从这点来讲,隐喻是一种以词为焦点、以语境为框架的语用现象。

英国学者韦恩·布斯(Wayne Booth)指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对生活及其可能形态的隐喻,艺术作品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对生活的理想与批判;鉴于此,隐喻并非手段,它本身即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的,而分享隐喻乃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人类生活经验。”<sup>[14]</sup>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使用好隐喻的,隐喻的使用是一项特殊的才能,需要天才般的对事物相似性的洞察能力。隐喻使用的正确与否代表着一个人的语言运用水平,因为它是语言交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好的隐喻能使语言锦上添花。

就此,笔者谈谈隐喻的语用功能。

第一,隐喻能将生疏的事物、抽象的道理、深奥的知识描述得通俗易懂,从而使人们获得感悟。如“黑匣子”、“数据库”、“克隆”等现代科技常用术语,都是隐喻用法。通过隐喻的延伸,人类的语言能力得以提高,而不仅仅局限于词典中的解释。

第二,隐喻常常可以使话语变得简练、生动,妙趣横生。人们使用隐喻的原因之一就是隐喻以较少的词语表达了较多的内容。有时简单的一个词或词语能表达一系列的含义,产生特殊的效果。例如:“怎么,哥们儿,让人给煮了?”短短的一个“煮”字把被人“涮”的心态生动简练地表现出来,让人听后忍俊不禁。

第三,新奇的隐喻能够激发人的灵感,使人愉悦。诗歌中充满了隐喻,因而诗歌被称为“隐

喻式语言”。苏联诗人希帕切夫(С. Шипачев)写了一首著名的短诗《学会珍惜爱情》(Любовью дорожить умеете),其中有四行诗句:

例1. Любовь — не вздохи на скамейке

И не прогулки при луне.

Все будет: слякоть и пороша.

Ведь вместе надо жизнь прожить.

译文:爱情——不是板凳上的叹息,

不是月光下的散步。

一切都会有啊:泥泞、雨雪

既然要一辈子共同生活。(杨衍松译)

在例1中,诗人通过隐喻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体悟:爱情不光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爱情需要两个人同甘苦、共患难。

第四,运用隐喻能够使语言表达得更含蓄、更委婉、更有礼貌。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出于礼貌的需要或为了获得某种特别的暗示效果,需要把话说得委婉、得体、不失礼,给对方应有的尊重,从而保证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以“死亡”一词为例,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不直接用“умереть”(死亡),而用其他一些词代替,例如“Он ушел в лучший мир”(他去极乐世界了)、“Он приказал долго жить”(他寿终正寝了)、“Он отдал богу душу”(他见上帝去了)。

第五,隐喻运用于文学作品中,可以使表达更生动、更形象。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个隐喻的载体,隐喻备受文学家的青睐。例如:

例2. 女人善哭。从一方面看,哭常是女人的武器,很少人能抵抗她这泪的洗礼。俗话说:“一哭二睡三上吊。”这一哭确实其势难挡。但从另一方面看,哭也常是女人的内心的“安全瓣”。……一旦精神上受刺激,便忍无可忍,一腔悲怨天然的化作一把把的鼻涕眼泪,从“安全瓣”中汨汨而出,腾出空虚的心房,再来接受更多的委曲。(梁实秋)

作家梁实秋将“哭”喻成女人的“武器”和“安全瓣”,形象生动,趣味横生。

与其他语体相比,文学语体中隐喻运用得相对多一些,其特点也体现得最为全面。通过对某一作家或诗人所用的典型性隐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作家或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运用手法。卡莱尔(T. Carlyle)曾经说过:“没有隐喻的风

格,你永远是不可能的。”下面笔者通过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语料分析,分别探讨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形容词性隐喻和成语性隐喻的特点及其汉译方法。

### 三、文学翻译视阈下的隐喻

隐喻的使用总是与人们的诗性思维和对形象的感悟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特点得到最全面的体现。文学创作具有隐喻美,文学翻译就是用译语的隐喻美来表现源语的隐喻美,也就是说,再现源语的艺术效果。总之,在文学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到处渗透着隐喻性。下面我们通过实例从多角度进行分析。

例3. ...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рогая, а если каждый **свинья** будет ей в нос сигаркой тыкать, то долго ли испортить...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Хамелеон, с. 38)//……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烟卷戳到它的鼻子上去,那它早就毁了……(汝龙译)

这是名词性隐喻直译的例子。句中的“свинья”释义为“猪”,隐喻性转义为“下流胚”、“下贱东西”、“忘恩负义的人”。译者保留形象译为“猪猡”,含蓄地揭露出统治阶级奴才的专横无耻和在权势面前阿谀奉承、摇尾乞怜的丑恶嘴脸。实际上,《变色龙》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潜藏着深刻的含义。“хамелеон”原指“能适应环境而变色的一种动物——变色蜥蜴”,而在契诃夫的笔下则成为朝秦暮楚、反复无常、见风使舵者们的代名词。

例4. Глафира Петровна опять завладела всем в доме; опять начали ходить с заднего крыльца приказчики, бурмистры, простые мужики к старой **колотовке**, — так прозывали ее дворовые люди. (Турген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с. 67)//格拉菲拉·彼得罗夫娜重又掌握起全家的大权;管家们、村长们、普通的庄稼人,又开始从后门进来见“老泼妇”(仆人们给她起的外号)了。(磊然译)

这是名词性隐喻意译的例子。“колотовка”释义为“搅奶油、蛋白用的搅拌棍”,这里喻指“好争吵的妇女”。根据上下文译作“泼妇”,更能

体现人物性格。在文学作品中这类隐喻语不能直译。为了再现作者的原意图,或出于适应语境的需要,应做变通处理,将具体(原语)引申为抽象(译语),有时还需要发挥读者丰富的想象力。

例 5. ... и Максимка Грязнов, сосед Коршуновых, беспутный и весёлый казак, по всему станичному юрту стяжавший до войны **чёрную** славу бесстрашного конокрада.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с. 881)//还有珂尔叔诺夫家的邻居马克西姆加·戈里亚咨诺夫,这是个放荡而又风流的哥萨克,战争以前,使全镇区**臭名远扬**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偷马贼。(金人译)

例 6. Смею думать, что вы не скучаете со мною и что вы не считаете меня за дур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о все же вы полагаете, что я — как, бишь, это сказано? — для **красного** словца не пожалею ни отца, ни приятеля. (Турген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с. 43)//我不揣冒昧地想:您跟我在一起并不感到乏味,您也并不把我当做好人,不过您照样会觉得我这个人——这该怎么说呢?——为了说一句**俏皮话**,不惜把自己的亲爹和好友都挖苦两句。(磊然译)

在例 5、例 6 中,形容词“чёрный”(黑的)与“красный”(红的)完全失去了颜色意义。颜色词常用来表示各种转义和象征意义,具有隐喻的修辞效果,有时甚至会丧失本词的颜色意义。当然,这与各民族社会生活有关,翻译时必须考虑民族性因素。与此同时,翻译也要视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而定。

例 7. — У меня,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работа такая, чтобы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Вот вы удивляетесь, что я вас назвал по имени — отчеству, а откуда я вас знаю? Да из разговоров. — Прохоров весело подмигнул. — Я ежели всего знать не буду, то мне и **кусать** будет нечего! (Липатов, И это все о нем, с. 121)//“伊万·费多罗维奇,我的工作就是谈话……您感到奇怪,我怎么会认识您,怎么能叫出您的名字和父名呢?我是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出来的。”普罗霍罗夫愉快地眨了眨眼。“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就**捞**不到什么油水了。”(徐耀魁、李荫寰译)

在此例中,动词“кусать”的汉语意思是

“(动物等)咬人”。如果照此翻译,恐怕令人不知所云且无形象可言。转译为“捞不到什么东西”,既贴切,又能保持原文与译文在风格上的一致性。在文学作品中,有些隐喻性动词,不能按字面照直翻译,否则会显得牵强附会,虽说忠实了原义,但“意尽形未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两种文化在生活环境、生活经验及认知表达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一种语言的形象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贴切的语言”。

例 8. И мысль свою Беликов также старался **запрягать** в футляр. (Чехов, Рассказы,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с. 225)//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汝龙译)

这是动词性隐喻直译的例子。直译可以保留原文形象,包括物象、比喻形象等,易于读者接受<sup>[15]</sup>。该译者准确表达了原作者的意图,透过隐喻性动词“запрягать”,塑造了别里科夫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形象特点。

例 9. Не дали людям опомниться, подумать. **Под горячую руку подсунули**. (Наседкин,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不让人们冷静一下,想一想。给你来一个**措手不及**。(齐义礼译)

例 10. **В четыре руки жить захотел!** — клокотало в ней. (Павленко, Счастье)//“他想**左右逢源!**”她激动地想道。(草婴译)

例 9、例 10 是成语性隐喻的例子。文学作品中的成语多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说明复杂的事实,常引申出字面之外的深刻寓意,获得对事物深刻的认识。就这点来说,成语都是隐喻性的。在俄语成语的汉译中,切忌机械地逐字翻译,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汉语表达习惯,找出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

直译和意译(或者说异化和归化),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它们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翻译隐喻词语时,译者却要做出一种选择。译者应根据源语的内容以译语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尺度去制定翻译策略。语符相等固然好,但语义和语用对等更为重要。

#### 四、结 语

俄罗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隐喻这

一语言表达手段。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特点, 作家通过不同词性的隐喻和成语, 表达了爱憎、褒贬等主观评价和感情色彩, 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形象。中国译者在翻译隐喻词语时, 为了准确传达原文隐喻词语的意思, 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 而应该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国内外隐喻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 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如今, 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隐喻理论与翻译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在新的研究视角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 中国的隐喻翻译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 还处于理论探讨和摸索阶段, 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通过一些典型的文学翻译实例, 我们看到文学翻译中存在着种种隐喻现象, 有许多课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 参考文献:

- [1] 孙梅琳. 英语科技文章中的认知性隐喻及其翻译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6 (4): 8-10
- [2] 徐莉娜. 隐喻语的翻译 [J]. 中国翻译, 1999 (4): 21-24
- [3] 王斌. 概念整合与翻译 [J]. 中国翻译, 2001 (3):

17-20

- [4] 王斌. 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 [J]. 中国翻译, 2002 (2): 24-28
- [5] 李向勤, 朱和平. 翻译中的隐喻性认知解读 [J].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 (2): 22-25
- [6] 陈道明. 隐喻与翻译: 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9): 40-43
- [7] 李庆明. 隐喻性动词的形象功能及其翻译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3 (2): 3-5, 12
- [8] 刘宓庆. 当代翻译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47
- [9] 刘宓庆. 翻译教学: 实务与理论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298
- [10] 沈景炬. 翻译中的幻像与迷误 [G] / 谢天振.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21-37
- [11] 王松亭. 浅谈隐喻在词汇体系发展和演变中的作用 [J]. 中国俄语教学, 1996 (2): 44-48
- [12]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54
- [13] 王松亭. 隐喻的机制和社会文化模式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27
- [14] 张沛. 隐喻的生命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88
- [15] 黄忠廉, 李亚舒. 科学翻译学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22

##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Works

WU Baizhen, SHEN Quan-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Abstract** Sinc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much mor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has been made in our countr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ranslation phenomena have taken on pluralism and complexity, so only by multidisciplinary study can translation study be accelerated. Currently, metaphorical theory is attempt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o guide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has formed new paradigm of metaphor research translation. Metaphor is not only a means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in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The nature of metaphor is not a semantic phenomenon, but a pragmatic phenomenon. Therefore,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metaphor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angle of pragmatics. In order to convey metaphor words of the original text accurately, translation should not be made literally. Transl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according to linguistic context and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wards event as well as what the author wants to express, combined with expressive conventions of Chinese.

**Key words** metaphor translation; pragmatic fun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张莲英]